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WORLD CLASSICS

法国中篇小说经典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WORLD CLASSICS

法国中篇小说经典

冯国超 主编

(下)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莫里亚克

脏 猴 儿

“为什么你非要对我说你的功课已经会了？你看，你明明不会！……你能背吗？真的？”

啪一个响亮的耳光。

“上楼到你自己房间去吧！吃晚饭以前别让我再见到你。”

孩子用手摸一摸面颊，好像自己的下巴骨已被敲碎了似的。

“啊唷！啊唷！好痛啊！”他装作痛得很厉害，这就更有理由，“我要告奶奶去……”

波尔气愤地揪住她儿子的细胳膊，伸手又是一个耳光。

“告奶奶去？那么这一巴掌呢，难道该告爸爸去了？说，还等什么呢？快滚吧！”

她把他推进走廊里，关上门，接着又打开，把纪佑姆的书



和本子扔了出去。他蹲下身去，把书和本子捡起来，不停地哭着。然后突然，一切归于沉寂了，在黑暗中几乎连吸鼻涕的声音也听不见了。他终于飞快地逃走了。

她听着他消逝的脚步声。显然，他并不是到他父亲的屋子里避难去。而既然现在他的祖母——他的“奶奶”——正在小学教师那里为他说情，他一定是到厨房向“阿姨”诉苦去了。他一定已经在那个奥国女人怜惜的目光下，“舐着锅底”了。“我完全可以想见……”当波尔一想到她的儿子时，她脑中出现的是那双螺旋膝，那对棍子腿，袜子掉在鞋面上。这个从她肚子里养出来的小东西，她这个做母亲的完全没有注意到他那对桑果色大眼睛，相反，她厌恶孩子由于呼吸不通、总是半张着的那张嘴和耷拉下来的下嘴唇，虽说远没有他父亲耷拉得厉害，但这已足够叫波尔联想起她丈夫那张令人憎恶的嘴。

她的忿怒慢慢过去了，忿怒，或者就说是气愤，有时这两者的区别是很难分清的。她回到屋里，在衣柜的镜子前面站了一阵。这件灰绿色的羊毛上衣，每年秋天她都穿在身上，可是开领太宽了一点。虽然擦干净了，污斑却又出现了。咖啡色的裙子染有泥点，前身稍稍鼓着，看去好像波尔怀了孕。真只有天晓得！

她轻声地自言自语起来：“德·赛纳斯男爵夫人，伽莱亚斯·德·赛纳斯男爵夫人，波尔·德·赛纳斯……”一丝苦笑使她的嘴角松了一下，但并不能改变她忧愁的表情，脸上长满了密茸茸的汗毛（赛纳斯地方的孩子们都讽刺伽莱亚斯夫人的小胡子）。她独自苦笑着，想到十三年前，她还是女孩子时，为了鼓励自己向前跨一步，在另外一面镜子面前，口里也曾经反复



地说过这样的话：“伽莱亚斯·德·赛纳斯男爵和男爵夫人……前波尔多市长贡斯当·墨里埃先生暨夫人为其侄女波尔·墨里埃与伽莱亚斯·德·赛纳斯完婚，谨告亲友。”

无论她的伯父也好，伯母也好，尽管都急于想把她嫁出去，但并没有怂恿她干这桩傻事，他们甚至还提醒过她。上学时，难道有谁教过她要迷信门第和头衔吗？是什么东西冲昏了她的头脑呢？今天她自己也不清楚了。也许出于好奇，竭力想钻到这个高不可攀的圈子里去……她永远忘不了童年时代的记忆。在那个公园里，那群出身于贵族的女儿们。古尔赛家的，毕勋·龙格维尔家的……谁也不许和她们一起玩。她自己，市长的侄女儿，在这些骄傲的蠢丫头后面跟来跟去，却总是无法接近，她们说：“妈妈不叫我们和你一起玩……”显然，当时这个少女要为自己的童年复仇。而且她当时想，这门婚事，就象一道门，通向一个不可知的天地，它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天她才知道所谓“小圈子”其实就是像字面所说一样，要进去当然不容易，几乎不可能，但是想要冲出来呢？……

而她就是为这个而葬送了自己的一生！这不是一种偶然袭上心头的遗恨，它更远远胜过恼人的苦闷，这是随时随刻存在的现实，她必须面对这种愚蠢的虚荣心，这种罪恶般的无知，是它们造成了她无可挽救的命运。更倒霉的是她并没有成为“男爵夫人”。唯一的男爵夫人是她的婆婆，那个老东西。波尔永远只配做“伽莱亚斯夫人”。这个白痴的古怪的姓从此就附在她身上了。既然她嫁给了这个“草包”，她就和他紧密地连在一起了，她就从此成了他的一部分。

一到夜里，想到命运的嘲弄，想到出于虚荣心而出卖了自己的青春，可结果连虚荣心的影子也未能得到满足，这种可怕



的思想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使她彻夜睁着眼睛等待黎明的到来。有时她用一些秽褻的幻想和故事来排遣，然而在脑筋中仍然躲不开这种思想。整夜她仿佛在漆黑的深坑中挣扎，她自己跳了进去，而她知道从此她再也出不来了。不论在什么季节，夜晚对她永远不会有什么变化。秋天，高大的白杨树上，几乎就在她窗口，枭鸟，野犬一般地对着月光哀鸣，但这仍然远胜于春天的夜莺，夜莺无情的歌唱更要令人肠断。而尤其在冬天，当早晨“阿姨”走进卧室，突然拉开窗帘，波尔从黑暗中惊起，隔着玻璃窗，看到残叶衰枝，枯槁的树影在晨雾中抖索着干黑的枝丫时，那种因受命运捉弄的愤怒，在波尔心头一发不可阻挡了。

但对整天中说来，这早晨的时刻仍然是最可喜的，这时在孤单而温暖的床上，她能懒洋洋地躺着。小纪佑姆巴不得“忘记”和他妈妈去接吻。常常波尔听到门外老男爵夫人在那里悄声催促孩子，要他到妈妈床边去请安。尽管老妇人憎厌她的媳妇，但她从来不肯放松应有的规矩。于是纪佑姆悄悄地溜进他妈妈的卧室去。刚一进门，他已在那里察看靠在枕头上的这个严厉得叫他害怕的脑袋：散在两鬓的发丝模糊地衬托出一个不高的前额，疲倦的面颊上，在一撮黑纤毛中间长着一颗美人痣。他尽快用嘴唇在面颊上亲了一下，他早就料到他母亲会抹掉接吻的痕迹，并且带着厌恶说：“你总是把我舐湿……”

她已经不再想去克制这种厌恶的感觉了。生下这么一个没出息的东西，但这能怪她？对这个有着老祖母和老“阿姨”撑腰的、躲躲闪闪的低能儿，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可是男爵夫人自己也开始明白起来了，她已同意到小学老师那里去，和他商量收留这个孩子。是的，到一个无神论者的小学教师那里去！



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道路，当地的教区神甫同时要照顾三个教区，而且住在距离庄园约有四公里远的地方。过去已经有过两次——一次在一九一七年，另一次在一九一八年停战之后——他们把纪佑姆送去寄宿，最初是在萨拉耶稣会办的学校里，以后又送到下比利牛斯省的一所小神学校里。可是三个月后就又被送回来了，这个小脏猴儿尿床，这些教会中的人，特别在那些年代，无法收容低能或是羸弱的孩子。

这位年轻鬈发的小学教师有一对讨人喜欢的眼睛，他是参加凡尔登战役脱险生还的人，他该如何来接待这位老男爵夫人呢？她亲自跑去看他，他会感到受宠若惊吗？蓓尔躲开了这次会面，因为她不愿意在任何人面前露面，这位颇孚众望的小学老师尤其使她害怕。赛纳斯的产业经管人阿尔杜·路斯笃，尽管政治上是《法兰西行动报》的一分子，却很佩服他，认为他很有前途……“老男爵夫人，”蓓尔心里想，“跟所有住在乡下的贵族一样，知道怎样和农民交谈。她能体会本地方言最微妙的地方。她身上还能叫人欣赏的，就是这种她运用得恰到好处的古老的方言……对呀，不过这位小学教师是一个社会党，他属于另一类人，男爵夫人那种故作亲昵的态度，反倒可能引起他的反感。这种为掩盖社会地位的差别采取的客套，对像他这路年轻人来说，是不会有有什么明显效果的。可是，谁知道！他是凡尔登负伤归来的人，这倒有可能和老太太之间产生一种交情，因为男爵夫人的小儿子乔治·德·赛纳斯正是在香槟‘失踪’了的。”

蓓尔打开窗子，在林荫道的尽头，她望见了男爵夫人老态龙钟的身影。她哈着腰，仿佛全身的重量都拄在一根拐杖上。一顶黑草帽高耸在她的头髻上。她在两行被晚霞映得鲜红的老



榆树中间向前走着，她自己也被包围在落日的余辉中。蓓尔望见老妇人在那里指手画脚，自言自语。她如此激动显然不是一个好征兆。蓓尔从一道双重回旋形的扶梯（这道扶梯是赛纳斯庄园的建筑中引以为荣的一部分）跑下楼去，在前厅迎接她婆婆。

“孩子呀！他可真是个下流东西！这是早应该预料到的。”

“是不是他不肯收？您确定没有得罪他吗？您没有摆架子吧？我早就对您说过……”

老妇人摇着脑袋，这好像是老年人站在死神面前不自觉地表示抗拒的动作。一朵白色的绒花也在草帽上奇怪地跟着摇晃。老妇人的眼睛中饱含着两眶泪水。”

“他用什么借口来回绝您呢？”

“他说他没有时间……镇公所的秘书工作把他的空闲时间都占据了……”

“只有这些吗！他总该还说得出的理由吧……”

“孩子，确实就是这些。他说来说去，总说他忙，好像毫无商量的余地。”

赛纳斯男爵夫人靠着扶梯的栏杆走几步，停下来透一口气。她的媳妇紧跟在她背后，边走边问，好象是审讯一般，不自觉地语气中带着忿怒。终于她意识到她使老妇人恐惧，因此竭力把声调放低些，但每个字眼仿佛是从咬紧的牙缝中迸出来似的。

“您为什么一开头就对我说，他是个下流的东西呢？”

男爵夫人坐在梯头的长板凳上，还在不停地摇晃着脑袋，脸上的奇怪表情仿佛暗藏着一抹微笑。蓓尔又高声嚷起来：



“您说小学教师下流，究竟您说过没有？”

“不是这样，儿媳，不是这样，刚才我说得过火了……也许是我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很可能这个年轻人说话时是无心的……我看出他另有所指，或者他并不是这个意思。”

波尔追问：“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指的什么？”

“因为他问起为什么我们不去找教区神甫。我说神甫住得很远，他要管三个教区。就在那时候，你想他怎么说，他突然……不，我不说了，儿媳，你听了会生气的。”

“他到底怎么说呢？如果您不实话实说告诉我，我是决不罢休的。”

“好吧，他嘲笑说，只有在一点上，他和神甫一样，那就是他不喜欢惹是非，他不愿意和庄园里的人来往，免得听别人的闲话。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要是他不是从凡尔登负伤回来的荣军，你可以相信，我早会逼他说个明白，我早会替你抱不平……”

波尔的忿怒突然消失了，她低下了头，一言不发，匆匆地跑下扶梯。她在前厅的挂衣钩上摘下了自己的斗篷。

男爵夫人等待着大门重又关上，脸上一抹微笑使她露出一排整齐的灰色的假牙齿。她靠在楼梯的扶手上，一面嘀咕着：“这下打中了！”接着突然用嘶哑的尖嗓子叫道：“伽莱亚斯！纪佑！好孩子们！”立刻从厨房和厨房套间的深处传来回应：“奶奶！好奶奶！”父亲和儿子悄悄地爬上楼梯去，因为他们已在厨房里脱掉了木靴，此刻脚上光穿了软底鞋。老妇人的呼唤等于是说，现在敌人已经离远了，他们可以集合在一起，到奶奶卧室的灯光下去团聚一番了。

伽莱亚斯挽着母亲的一只胳膊。他穿一件咖啡色的旧毛



衣，肩膀又窄又塌，不成比例的大脑袋上，长着满脑袋的乱发。他有一对稚气的、颇为漂亮的眼睛，但是那张总是合不上的嘴却让人看了恶心，嘴唇上挂着口水，露出一段肥厚的舌头。他的裤子拖着一截裤裆，而且在细瘦的腿部形成许多褶皱。

纪佑姆抱着他奶奶的另一只手，并且把它拿来贴在自己的面颊上抚弄着。从大人们的谈话中，他只记住了与他有关的部分：学校的老师不肯要他，他就不必再到老师跟前去提心吊胆了，这个怪物的影子从此离远了。他奶奶其他的话，他都没有听明白。什么“我触着了老婆的痛处……”到底是什么痛处？他们三个人一同走进这间叫人喜爱的老奶奶的卧室。纪佑姆占领了他祖母的床和跪凳之间的空角落，这是他一贯保留的地盘。跪凳上装着一个柜子，里面有很多零散的念珠，其中那一串用螺钿制成的是罗马教皇曾经亲自祝圣过的，另一串用橄榄核雕成，这是奶奶从耶路撒冷带回来的。另外，还有一个画着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金属匣子，这是受洗礼时的纪念品，用银色字母印成的“伽莱亚斯”的名字在上面光彩灼灼。还有不少祈祷书，里面印着图画，画上是微笑着的人像。奶奶和爸爸一直在灯光下咬着耳朵说话。壁炉中燃烧着葡萄藤的枯枝，烈然的火光照亮了卧室的每一角落。奶奶从小圆桌的抽屉内取出一副油腻的小型纸牌。

“吃晚饭以前，她是不会回来的，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松一口气，伽莱亚斯，你可以随便弹你的钢琴……”

老祖母全神贯注在她的纸牌上。钢琴是因为波尔不能忍受她丈夫“叮叮咚咚的乱敲”才搬到老太太这间已经塞满了家具的卧室来的。纪佑姆早清楚他父亲会弹哪些曲子，而且他总是



不断地按顺序重复。最初是《土耳其进行曲》。每天晚上，纪佑姆可以预料那个弹错的音符一定会在老地方出现。有时伽莱亚斯一面弹着他的钢琴，一面和老祖母交换着简短的答问：

“妈妈，您说，这个小学老师是不是个赤党呢？”

“赤党？路斯笃还说他比赤党还赤呢！”

《土耳其进行曲》依然叮叮咣咣的继续下去。纪佑姆在那里想象着这个染红了牛血的赤党。这个瘸腿的人，他见到过，总是光着脑袋，拄着一根漂亮的乌木拐杖。可能他的赤色藏在衣服下面。赤得像金鱼的颜色。从拉紧着的窗帘缝中，还透进一线暮色的微光。妈妈一定在田野里游逛，不到吃晚饭是不会回来的，她每次心里不高兴时，总是这样去游逛。她一定会蓬松着头发回来，裙边上缀满了烂泥。她身上会发出汗味。一吃完饭，她就会上楼去睡觉。离吃晚饭，还足有一个钟点，完全可以在奶奶屋子里，在炉火面前，痛快一番。

“阿姨”进来了，一个高个儿、肥胖、好脾气的老女人。“敌人”走开了，她总找个岔儿加入聚会，比如，问一问栗子是煮来吃呢，还是烤来吃？要不要给给佑添一个鸡蛋？“阿姨”给祖母的卧室带来一股洋葱和油腻的气味。她问主人的意见只是做做样子罢了，反正纪佑总是有鸡蛋的……（“纪佑姆”就是德文中的“威廉”，由于正好和德国皇帝同名，因此从大战开始时起，他们就开始叫他“纪佑”了。）

这时，他们的话题已经转到“她”身上了。“于是她就说我把厨房搞得很脏。我回答她说，厨房里的事情由我作主……”纪佑姆在旁边看着他们，奶奶和爸爸都向“阿姨”伸着细长的脖子。他对这些闲话都不放在心上，他对所有其他的人既无爱，也无恨。他的祖母，他的父亲，还有“阿姨”都是他



的靠山，替他围成一个完全地带，而她母亲却总想方设法想把他诱出来，就像野兔躲在最深的地洞中，雪貂也要向它进攻一样。不论他愿意不愿意，总之他得出来。他惊惶若失地接受着这个坏脾气的女人的袭击，只能缩作一团，等待风暴过去。但幸而在大人们中间潜伏着这种暗斗，他才能享受一点太平。他总躲藏在“阿姨”身后，这个奥国女人魁梧的块头替他当了一道屏障。尽管躲在奶奶的卧室要比厨房安全，但是他本能地感觉到不能过分信赖奶奶，奶奶宠爱的言行有时也无济于事。只有“阿姨”才真像母鸡爱小鸡、母鸭爱小鸭似的本能地保护着他。替他洗澡的是她，用又脏又粗糙的老年人的手替他擦胰子的也是她。

波尔⁴出门以后，沿着台阶左手的甬道，毫不为人注意，从后院走上一条狭窄的、几乎从来不见人影的小路。她跨着男人的步子，匆匆忙忙地奔走着，虽然她并不准备到哪里去。但是步行能帮助她回想一下她婆婆传来的、小学教师所说的话，当然这是指的她和以前那个神甫之间的一段故事。

波尔因为作茧自缚，一手为自己造成了这样的命运，这种时刻感觉到的痛苦在她认为是能够忍受的，如果在她婚后的第一年没有发生使她蒙受耻辱的那桩故事，此刻已经毫无办法，尽管这不能归咎于她，但在别人眼里，她曾经犯了一个错误，一个既可耻而又愚蠢的错误。可是对造谣诽谤应负责任的人，这一回却既不是她的丈夫，也不是她的婆婆。这些看不见的敌人叫她无从对付。只有在一次供奉神事的场面上，她远远地瞧见过这些司铎，这些主教区的神长。在他们眼里，赛纳斯男爵夫人和媳妇仿佛就是神甫们最应提防的危险分子。这种丑名声



早在整个主教管辖区传扬开来。赛纳斯地方已经接连换过三个教区神甫，教会当局对每一个都叮咛过，不许在庄园自设的礼拜堂内做弥撒，要顾全面子，尽管这是一个名门世家，必须避免和它多有来往，“因为大家心里都还记得那桩丑事”。

由于蓓尔的原因，多年来，赛纳斯家的礼拜堂已经不用，当然她并不在乎，正因为教区的教堂距离很远，她正好借此托词不再到教堂去做弥撒。但是周围四十里地，所有人都知道，禁用庄园的礼拜堂是因为老男爵夫人的媳妇“曾经和教区神甫有过一段故事……”心胸宽大的人还补充说：人们并不知道事情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也许并没有干下什么坏事，但无论怎样，那个神甫不能不调到别地去了……

虽然晚霞还逗留在天边，但树下已显得阴森了。很久以来，树木、云彩、天空，这些都已不再引起蓓尔的注意。偶尔她留意一下，也只像农人一样，为的是预测早晚和寒暑雨晴。但在当年，也就在这时刻，在这同一条路上，当她和那个孩子般天真的高个儿，那个清瘦的、年轻的神甫并肩走着，他手里推着自行车，低声和她说说话，当年，曾经为视觉世界所吸引的她自身中的那个部分，如今已经死去了。当时看到他们经过的那些农民，毫无疑问，认为他们是在那里谈情说爱。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两个孤独者相遇，倾诉一番而已。

这时蓓尔听到远在大路转角的地方，有一群青年男女的笑声。他们逐渐走近，为了避免和他们相遇，蓓尔躲进小树林里。当时也是一次类似的闪避，当她拉着她的同伴转入一条小路，才最初引起了人们的猜疑。今晚，尽管土地是潮湿的，她坐在栗树林下的枯叶丛中，双手抱着腿，把头靠在自己的膝盖上沉思。现在他在哪里呢，这个可怜的小神甫？她不知道他在



哪里，但只要他活着，他一定是会痛苦的。不，在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问题不在这里。波尔从小所受的教育，使她对教会中的人反感，和神甫有任何男女私情，在波尔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些蠢家伙都无缘无故，硬把她说成是专门勾引从事圣职的男人的女妖精。这顶帽子是再也无法从她身上摘掉的了。而他，他又犯了什么过失呢？他只是听了一个绝望中的少妇所坦白的心底的苦水以后，没有用一个忏悔神甫的身份给以劝告，而是也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苦衷，要说他的罪过，全部也就是这个而已，她想从他那里寻求帮助，这在她是天经地义的，但他却像一个在海上的遇难者一样迎接了她，仿佛在自己的荒岛上，又到来了一个同样的背时的同伴。

她始终并不很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个还这样年轻的神甫这样悲伤。波尔所能推测的（其实她对这些问题丝毫不感兴趣），是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冷遇，而他对别人也没有用处。他心里很抱怨自己在农民中间的处境，这些人很难叫人理解，他也不明白应该怎样和他们倾述，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土地，他们并不需要他。孤单的生活使他失去了理智。是的，由于孤独，他简直快发疯了。上帝不能给他任何帮助。他对波尔讲过，他当初决心出家是在一种恍惚的情况下“受了神宠的感召”——他就是这样表达的——但自从出家以后……就再没有这种感觉了。仿佛有人把他骗进陷阱，把他捕获以后，就再也不管他了。这至少是波尔在他的抱怨中所能听懂。但所有这一切，对她来说，都像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荒谬而“不明其理”。她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倾述，而只等他停下来换一口气的时候，她就赶忙谈她自己的心事：“而我呢……”接着就是关于她的婚姻生活的老话。他们之间也就只是这样的互相独



白，别的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次，在神甫住宅的花园里，神甫因为倦极了，把头倚在少妇的肩膀上，那也只不过几秒钟的事情，而她赶快就把肩膀缩了回去。但是被一个邻居看见了。一切就是这样形成的。由于这个举动（而仅仅因此，就把这个人的一生改变了），从此庄园礼拜堂祭坛前的神灯再也不点了。老男爵夫人对于这个禁令几乎完全默许，这个姓墨里埃的媳妇进了赛纳斯家的门，上帝在那里就再无法安静，这在她看来仿佛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夜色侵人到栗树林下，蓓尔感觉有些冷。她站起身来，抖一抖连衣裙，踏上归途。从罗汉松的树梢间露出庄园的一个瞭望塔，那还是十四世纪的建筑。暮色已深，路上的那个骡夫不会认出她来吧。

十二年来，她忍受了这种毁誉所带来的羞耻，而且她知道现在还在那里四处被传播。但这件事情竟传到了素不相识的这个小学教师的耳朵里，却突然使她感到无法忍受了。当地每一个男人的面目她都熟悉，远远望见她几乎都能认得出来。但是显然这个鬈发青年的容貌无意中给她尤其深刻的印象，虽然她连这个小学教师的姓名也不知道。因为唯有学校的老师和神甫并不需要有姓名作称呼，他们的职务已经表明了他们的身份。她一天也不能忍受，别人所讲的谣传竟使他也信以为真。她要向他解释事情的真相。这种自白的需求，这种想倾吐积郁的心情，十二年前促使她毫不慎重地向一个十分年轻和感情脆弱的神甫吐露了自己的苦水，如今这种苦恼再度出现在她的心头。她必须克制胆怯，亲自跑到小学教师那里去，请求他给纪佑姆教课。小学教师也许会答应。无论怎样，至少他们可以认识，也许他们能接近起来。



她把斗篷挂在前厅里。平时，她总在厨房套间的水盆里洗了手，然后走进餐室。这间餐室本是仆人们吃饭的地方，但自从男爵夫人的小儿子乔治去世以后，全家就在这里进餐了。那间大场面用的餐厅大而无用，冷冰冰的，只在圣诞节和每年九月时开放，那时男爵夫人的大女儿阿尔比斯伯爵夫人、她的孩子们、还有乔治留下的女儿小达妮尔都从巴黎回来。只在那时，园丁的两个儿子都换上制服，临时又添雇一个厨娘，并且租来两匹乘马。

那天晚上，波尔并没有直接到小餐室去。由于心里翻腾着想要立刻再谈小学教师的问题，她就向婆婆的卧室走去。那里她一年中难得进去十次，但走到门口时，她踌躇了一下，她听到室内那三个“同党”嘻嘻哈哈地笑闹着，伽莱亚斯用一个指头在琴上弹着一支歌。“阿姨”的一句话引起了老男爵夫人呵呵大笑，波尔最厌恶这种凑热闹的、不自然的笑声。她门也不敲就走了进去。这一群人，如同旧式自鸣钟上的“自动小人”，忽然同时都呆住了。男爵夫人举着手也来不及放下，手上还抓着一张牌。伽莱亚斯砰的一声合上了钢琴盖，然后在坐凳上转动着。“阿姨”把她的大扁脸转向敌人，就如出现在狗面前的一头猫，耸起脊梁，贴紧耳朵，准备进攻。纪佑面前放着一大堆报纸，他正从报上剪下飞机的照片，这时把剪子放在桌子，就又溜回到他奶奶的床和跪凳之间的角落中。在那里，他缩作一团，装死去了。

尽管波尔早看惯了这些，但她从来没有想到对生活在一起的人，她那妖魔般的威力竟达到这种程度。但她的婆婆立刻恢复过来，扁着嘴，不自然地微笑着，像对待比自己低一等的人



一般，有意显得十分和气。她看到少妇的脚是湿的，假惺惺地表示很关心，让她在壁炉前烤一烤。“阿姨”发出怨言，说这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她就要去开饭了。当她走到门口时，伽莱亚斯和纪佑姆也赶快跟在她后面溜出去了。“显然，”男爵夫人心想，“他们把她扔给我了……”

“儿媳，我来围上挡火板吧……”

她在波尔面前表现得很忍让，到门口时自己决不肯走在前面，口里却不停地嘟哝着，为的使她媳妇在开饭以前，插不进一句话去。伽莱亚斯和纪佑在饭桌前各自站在自己的椅子旁边等着她们，刚坐下，他们就呼呼地喝起汤来了。男爵夫人说晚上很暖和，又说十一月的天气，在赛纳斯几乎向来是不冷的。她还是嘟哝着，并且希望能看到她儿子和孙子的响应。她说她已用西班牙甜瓜做成了果子酱。今年她还打算做一种带杏脯的果子酱：“伽莱亚斯，你总还记得，就是你爹把它叫作‘老太太耳朵’的那种杏脯，真可笑呀！”

她总是找话说，主要是不让波尔插嘴，避免再引起争论，她悄悄地察看着她媳妇的脸色，发觉在这张可怕的脸上仍然有着隐隐怒色。纪佑姆知道他母亲的目光一刻不离地盯着他，便把脑袋缩进肩膀去。他也预感到灾难就要到来，而且问题就发生在他身上。即便他能钻进椅子里去，钻进桌子里去，也不管用。他很知道他奶奶的话总有说尽的一刻，这简直是一道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堤防，阻挡不住已经积聚在他母亲紧闭着的口中的惊涛骇浪。

伽莱亚斯低着头只顾自己吃着，喝着，脑袋和食物离得那么近，波尔一眼望去，只看到一大片乱草般的灰白的头发。他在坟地里干了一整天的活，此刻饿了。保护坟地是他全部的工